

天

地

人

一

二



温州市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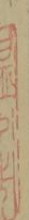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歷代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三十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black ink,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title, located in the upper central area of the page.

A small, faint handwritten character, possibly '2', located in the lower middle section of the page.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

吳郡

用人

王祭賀曹撰  
善收豪傑

魏太祖置酒漢濱。關內侯王粲奉觴賀曰。方今  
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  
用。故竒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  
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雋傑  
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  
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



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  
回心聖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  
之舉也。

請核鄉  
保舉以

何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  
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  
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  
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  
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  
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愛其

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群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

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法曹掾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吉。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知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

以謝於柔。

肅容訪三公

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爲廷尉，又上疏曰：天

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

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

以元勳代詐心膺。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

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心輔之臣皆國之棟梁，

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

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

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



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  
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  
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  
焉。

王象薦楊俊

文帝踐阼。散騎常侍王象薦楊俊曰。伏見南陽  
太守楊俊。棄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  
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  
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  
南陽。恩德流著。殊隣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

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  
載。

孩訪

明帝卽位。何曾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  
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清靜  
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  
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  
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  
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  
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

其出望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  
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  
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徃上下  
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  
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  
益不可不擇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  
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  
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爲  
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

亦不至訕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  
 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  
 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  
 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

蔣濟請既察

大臣無忘左

右

蔣濟遷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  
 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  
 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  
 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  
 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

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  
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  
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况  
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  
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  
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  
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  
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  
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

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  
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  
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  
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  
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  
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  
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美機敗官之弊當  
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  
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

專吏之名也。

心譜勿錄

太和中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散騎  
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  
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議  
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  
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  
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  
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  
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

之歡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



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  
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  
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  
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  
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  
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  
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  
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  
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

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  
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  
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必曰私報  
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  
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  
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  
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  
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  
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

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時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關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

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恩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

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難。知其不能也。而教之

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

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  
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  
與惡吏守門。非世治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  
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  
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者。以其不顧道  
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  
違衆迂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  
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  
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

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  
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  
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  
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  
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宮。榮事也。  
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  
喜于迂者也。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爲陛下當憐  
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  
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

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康薦崔林

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崔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貞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



明帝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劉  
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  
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對  
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  
其少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  
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  
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畧較  
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  
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

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問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王肅進五日  
視朝之儀

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

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數歲以

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其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  
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禮朝之  
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  
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桓範

中領軍桓範薦徐宣曰。臣聞帝王用人。處世授  
才。爭奪之時。以策畧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  
首。故管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  
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  
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

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  
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  
宣爲左僕射。

齊爽薦司馬

齊王卽位。曹爽使弟羲爲表薦司馬懿曰。臣父  
真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爲上將。先帝以臣  
肺腑遺緒。獎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  
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  
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藥日之應。猥與太尉  
司馬懿俱受遺詔。且慚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

舜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爲首。審  
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勲  
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闕位  
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  
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  
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  
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勲。遐邇歸功。  
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  
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

於古。甫樊仲。謀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

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爲宜以懿爲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

王雄

安定太守孟達薦王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忠臣以進宰爲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

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因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爲效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僞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此者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反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悽悽淺



見之情謹冒陳聞

吳孫權時步騭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  
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  
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  
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  
漢高祖。擧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  
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郾都守邊。匈奴竄迹。故  
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  
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

逆之醜誠擊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  
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陸遜拜上大將軍右都護上疏陳時事曰臣以  
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  
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國進取小宜恩貸以  
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無姦穢入身  
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  
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畧  
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

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

孫休時。西陵督陸儼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

書丞。舉覈表薦儼曰。儼天姿聰明。才通行潔。昔

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

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颶風。瘴氣之害。風

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儼至

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

治臨海。海流秋鹹。儼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

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

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  
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  
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御命在州十有餘年賓  
帶殊裕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  
文甲犀象之珍方今之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  
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  
其才虎林選督堪之有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  
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

孫皓卽位樓玄爲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以

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曰：玄與賀邵相逐，  
駐立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  
一、敷爲東觀令。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  
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  
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  
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  
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  
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旣垂意博  
占，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閒靜。

以展神思。呼翁清淳。與天同極。日夜思惟。諸吏  
之中。任幹之事。足委仗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  
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  
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  
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  
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已。  
近亦可得。

晉武帝以劉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  
七十。還乞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

劉大等

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爲清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論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大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

官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裒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歿於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



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清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鑿寺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充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會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

直於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  
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  
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  
實謂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至  
不。仁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  
之。故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  
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虛劣。  
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  
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

得咸論官人  
之要委任長  
於限法

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

惠帝時。詔群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御史中丞傅咸上書曰。臣咸以爲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旣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旣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

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  
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  
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  
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  
制其法。以何爲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  
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  
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  
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  
任之權。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

臣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  
安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  
野稱咏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  
苟免乎

陸機薦賀循

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  
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  
反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  
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已

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遷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處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

王敦舉賀循  
為賢良杜夷

乃方正

懷帝時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  
為賢良杜夷為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  
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彥嚮應故能允協時雍  
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  
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  
循宰一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  
虛冲淡。與俗異軌。考槃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  
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  
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

奏議

卷一百三十

二十一

二 導請饒禮

榮賀循紀

司地

元帝為瑯琊王鎮建康時安東司馬王導進計

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

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

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

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

送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

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

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

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屬時事荆揚晏安戶



曰殷實。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凌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凌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深弘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子石長吏

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西閣祭酒丁潭上書曰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也

元帝時江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既

虎糲糝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  
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  
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  
其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  
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  
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  
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爲賈之責。古既  
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  
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

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

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  
勇。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  
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  
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  
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  
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稔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  
俸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畧。而  
寔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

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御史中丞周嵩

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  
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  
於其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  
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  
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  
尋。豈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  
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  
定之翼。晉文成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  
遂致匡主。未有憂翼逼已。還爲國蠹者也。始田

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疆。假累世之  
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  
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  
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計。以濟  
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  
收攬英竒。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勤。及天下旣  
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  
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  
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畧之才。命世之

前昔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賄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其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峽。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



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疎易親。以舊德以佐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嘆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逆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慮實。上爲宗廟無窮之

計下收億六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  
疏奏帝感

明帝時尚警左僕射紀瞻謂郗鑒有將相之材  
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  
興必有爪牙之佐扞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  
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  
郗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畧時之良幹  
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  
旅救援不至然能綏作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南

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寡無以立功。旣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谷臺闈出。內王命。必能盡。折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珍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况鑒雅望清重。一代名賢。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願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導。冀有毫釐萬分之一。

何充薦虞喜

成帝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

常華恒舉虞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

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

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

欽明恩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

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

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強識鑽堅研微有弗及

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

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讚大化二

敦勵薄俗

和帝時安西將軍桓溫薦譙秀表曰臣聞大朴  
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  
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  
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  
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兔置  
經緯於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  
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

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

諸故老搜揚潛逸庶式羅於羿浞之墟想王竭

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

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違道消之會群黎蹈顛

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

命屢招奸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

節玉立誓不降屣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冀

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跪對之譏雖園綺之棲

商洛管寧之默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

西土以爲美談。夫禮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  
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  
黎偷薄。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  
遜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  
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三種論王恭  
成仲堪不可  
大任

孝武帝以曾稽下。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  
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  
仲堪等。先以訪王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  
可大任。乃以答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旣

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  
包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  
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若委以  
是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  
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  
整。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  
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宋高祖時。甯子先上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  
於官得其人。故下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



事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  
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賁之爻。晉  
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薦賈不賀。今舊命  
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  
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  
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  
舉一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  
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  
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

識之見報咎在已。豈容狗物之私。今非以選曹  
 所銓。與於垂謬。眾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  
 於廣塗。考績取其少毀。若才實拔群。進宜  
 於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  
 以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  
 更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  
 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  
 豈惟政無疵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  
 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已。處士砥自

水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  
冒昧陳愚。退懼違謬。

文帝元嘉九年。詔內外百官舉才。江夏王義恭  
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驊駟駟服。  
遠斯效。陛下順簡資化。文明在躬。玉衡既  
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疑情仄陋。幽谷空  
目。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  
正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閒遠。思  
茅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

情軒冕。雙招確爾不拔。若加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宮。宣讚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諒欵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畧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丘。勲勇旣昭。心事兼竭。雖蒙褒叙。未盡才直。並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趾遼逸。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曩遠。風謠迥隔。

森之先父官南自是。臣天寶亦出。實須練實。以殺其難。謂森之

獠狡竊邊氓。荼炭實須練實。以緩其難。謂森之  
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感懷荒表。  
肅清遐服。昔魏成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  
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  
採訪。退懼瞽言。無足甄獎。

王遜光

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遜光表薦下。棟及東  
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堯  
壤。取類蕙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允符璽。白  
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皆保物

色關下。委裘河上。非收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

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書不與阜。

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微寺

路絕勢門上。狷常裕以清談。英以下修。不可

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琊王暕。年二十一。七

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

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

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

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序序公

郭祚論考察

朝萬夫傾首。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  
乃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  
後魏大武帝時。僕射郭祚奏言。考察令公清獨  
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  
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  
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  
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人  
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仁  
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  
今

既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三經學青赦前之罪  
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  
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  
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  
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今文已具其積負  
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合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  
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目依  
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  
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



不當辭祿

孝文帝太和三年淮南王他奏求依舊祿文  
明太后令召群臣議之尚書中書監高閭表曰  
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  
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  
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  
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  
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  
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  
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

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久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炤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咸謚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隣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奸巧革慮。闕覲絕心。利潤之

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法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饑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云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

羣和請鑿白鼠之穴。慎令

宣武帝景明初洛陽縣獲白鼠散騎常侍盧烈

奏曰謹案典瑞外鎮刺史二千石令上不祿上  
命刺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  
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必至是以古之人  
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祗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  
殷鑒千齡之炯誠比者災氣作沴恒陽虧度陛  
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  
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恩  
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懲譴敢  
布庸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

婦之織。衣始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外徵  
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  
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  
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  
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戰不必勝。加之退  
負。歿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繁徭。日月滋甚。苛  
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遙吟。田蕪<sub>不</sub>耘。連  
村接閭。蠶饑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sub>多</sub>強待。  
私而逼掠。遂令鬻短褐以益千金之資。曰人。

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令長牧守多失其人。郡  
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  
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  
貪。風聞於魏闕。住歲法官案驗。多掛刑網。謂必  
顯戮。以明勸戒。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  
風候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已惠。御史  
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  
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  
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

下垂獻哲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詞庶  
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  
徭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讜置之於朝姦回貪  
妄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恒敬百縣不嚴而  
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

張普惠請考  
點以三宅革  
心選進以三  
傳居德

孝明帝時光祿大夫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臣聞  
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  
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  
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

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  
沾。降及陪阜。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  
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  
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  
何以明之。仰尋世宗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  
臣刺史。登時褻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遂又覆  
奏稱。爰及陪阜。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  
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爲年斷。六年  
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

遂使如綸之旨。預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



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泚前六年上第者全  
不得泚。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泚前泚後合  
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泚前泚後  
有考無考。並蒙全泚。與否乖違。勤舊。勦屈。差若  
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  
奏奪收守外祿。全不與泚。散官改爲四年之考。  
泚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  
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

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噶所田生。慢勃  
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撓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  
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堯典曰。克  
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不必備。惟  
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  
之云亾。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  
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  
宜薄。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  
官悉同一階。不以汎首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

同。雲共。樹。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

同雲共澍。四海均治。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  
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  
之汎。旣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活。溥澤旣  
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陟。  
通於景明。閒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  
而考則三年。朝官旣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  
祿參差。各稱其任。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  
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爲三載之

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群口遠  
綏四方日旻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  
惟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  
心選進願以三雋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  
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  
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冤訟寤林惟省謂  
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

尚書右丞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辛  
雄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

辛雄論選補  
勿拘停年

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

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勗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憇，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未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

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歛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將相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歿兄亾。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煢靡恤。

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  
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  
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宜居此。宜  
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  
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  
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見無銓革。  
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  
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在  
屈可申。強暴自息。刑政日平。民化矣。復何

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人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暫留天心。按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尅復。畧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與。欲以靜民。便恐無日。

樊遜對求賢  
審官

北齊文宣帝時。制詔問求賢審官。秀州長史樊遜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



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  
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  
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  
朝○臣○竊○位○。益○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妖○。  
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  
容○非○毀○肥○。遜○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路  
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閔而言耻。從衛亂雖  
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  
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

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  
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  
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  
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  
修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勲歲委循名責實選衆  
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  
秦名存雀籛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  
亦天授與之爲治何欲不從未必稽首天師方  
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

德休明自強不息甲夜歆書支日通奏周昌桀  
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合弘高  
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  
譚非識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  
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  
去而復歸臺星拆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群龍  
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行安請參  
戒別黨分  
賞長重罰

隋文帝時國子博士何妥上八事以諫其一事  
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

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  
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  
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  
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  
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  
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  
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且然若有懋功簡在帝  
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

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  
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  
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卽阿黨  
也謂心之所愛旣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  
所惡旣已沉滯屈辱尊言必怒提挈旣成必相  
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旣加則有怨恨謗  
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逃訪勿使朋黨路開威  
恩自在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  
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計其賢明理優今日

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  
咸熙今官員極多人甚少有一人兼數職爲  
是國無人也爲是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  
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  
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  
德量力旣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巖滋水之  
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  
彼權軸好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  
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

能爲用伏願更上賢良

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刺。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央。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廻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籍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麟轅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此邀

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  
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  
簡其餘文多不載

經論和干  
子不當為杞  
州刺史

開皇四年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  
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  
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為杞州刺史王干子  
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  
老可加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帝善之干子  
竟免

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終

奏議

卷一百三十

三

歷代...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一

奏議

卷之一百三十一

景

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一

歷代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一

吳郡

刪正

永錫

孫玉衡重較

用人

屈突通殷開山言尉遲敬德不叛

唐高祖武德元年河南州縣相繼降唐劉武周降將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秦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

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夏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如晦  
如晦

武德中，杜如晦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豫州總管府長史。房玄齡曰：「府寮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

唐太宗論用  
人但問堪否  
不論新故

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選方非此。八莫可秦王。  
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腹。遂奏爲心屬。嘗參謀  
帷幄。

太宗卽位。玄齡爲中書令。奏言秦府左右未得  
官者。共怨前官及齊府左右處之。先已。帝曰。古  
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  
舜廢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故知君  
人者。以天下爲心。無私於物。昔諸葛亮孔明小  
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爲人作輕重。况我

厚禮  
魏徵  
飲馮

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百姓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爲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

魏徵爲太子洗馬。帝召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帝爲之歛容。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馮立爲東宮率。帝數之曰。汝昨來戰大。我兵。耐何以逃死。立飲泣而對曰。立出身事

臣等欺罔。適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爲治。望革近  
徵類論止對曰。天下凋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  
久許其避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帝  
才又無獨之情。豈捨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  
能行之於隨時所用。豈待夢傳說。逢呂尚然後  
論者猶右之。

帝嘗坐於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  
靖中書令否。文本奏言。隋師入陳。百司分散。莫  
寺曰。朕自尚書僕射袁憲獨在其王之傍。王世

朕爲善者禪羣僚表請勸進。憲子國子司業承  
言論漸少。不署名。此人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  
同志節。彌建昌令清貞雅操。寔繼先風。由是召  
終始如兼。令侍讀。尋授弘文館學士。

每謂房敞乞貧之狀。帝責徵等濫進人。徵曰。  
亦深成。備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爭。  
徵比矣。愛生活。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凌敬爲  
足貴。教人讀漢書。因茲附託。回易求利。與  
金以。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爲



事足是元實不敢服帝納之

代澆薄珪足之分帝未之許徵曰羣臣委任既  
弘道移風退權用之次觀其能否既得預察羣  
臣朕思賢任之謗使善人得進長廉讓之風若  
世必有才今足爲將來永法帝曰信如公言然  
治乎帝納同異時至京下當別議

帝又謂岑丹霄門外之西堂引徵及右僕射李  
弟堪招引溫彥博等入宴言及羣臣才行謂靖  
有留者唯爲王至於今日官人或上書獻計勸

奏議

卷百三十一

充將受隋多矣。日月稍久。官職漸大。志意卽移。家託疾。獨無不衰倦。唯魏徵與朕爲善。官職益承。序今爲厲。見朕一事失所。甚於已過。朝夕。拜晉王友。一自卽位以來。唯見此一人而已。其所司奏凌玄齡等曰。魏徵被我拔擢特異。甚報臣等每蒙我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君不得與是其所長。徵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人作碑文。善冶鍛而爲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臣等所說。爲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廢。

以魏徵從往  
九成宮

得便爾帝又謂羣臣曰爲政者豈待堯舜之君  
龍益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又安邊境無事  
時和歲稔其忠益如此先是將發十六道黜陟  
大使畿內道未有其人帝親定之間房玄齡等  
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先使右僕射李靖對曰畿  
內事非魏徵莫可帝作色曰朕欲向九成宮事亦  
不小寧遣魏徵耶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  
爲其見朕是非必無所隱今遣去朕若有得失  
公等能止邪乃令李靖充使魏徵從往九成宮

奏議

卷一百三十一

七

魏徵遺策

帝又與羣臣論及十六國諸王優劣曰符永固何獨爲所稱房玄齡對曰爲任王景略帝謂羣臣曰此猶朕之有魏徵徵拜謝焉徵既亡帝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

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爲左右丞相宜特加摺節

治書左右丞

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實爲政本伏尋此選授  
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  
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  
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  
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  
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譬性  
平直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  
肅物百司匪解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  
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勳親在位器非

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然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予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紕彈聞奏。故事稽延。按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爲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奉公。莫論當否。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老。或積病智昏。旣無益於時宜。當置

元忠論  
方劉成器  
老死不見用  
為可惜

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  
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  
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  
奏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高宗時魏元忠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  
朕為何如王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  
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  
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  
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

奏議

卷三百二十一

七

原于身滿重  
出使

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

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軍國利害疏。略曰。陛下憂勞天下百姓。恐不得所。又發明詔。將降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諸州。兼申黜陟。以求人瘼。臣竊以爲美矣。禾盡善也。臣所謂使者。先當雅合時望。務爲衆人所推。仁愛足以存恤。孤惶賢明足以進拔。幽滯剛直足以不避。強禦明智足以照察。姦非故輶。軒未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天子之使。未出魏闕。朝廷之人皆已。



輕之。何況天下之衆哉。夫欲黜陟求瘼。豈可得也。陛下所以有此失者。在不選人。亦輕此使。非天下之大任。故陛下遂大失。至於此也。宰相復以爲尋常。但奉詔而行之。苟以出使爲名。不求任使之實。故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任。亂輕其任。則不擇人。不擇人。則使非其實。使非其實。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耳。願

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素有威重名節者。因大朝日親御正殿。集百僚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於是告以出使之意。懇勲儆戒。無敢忒僭。遂授以旌節而發遣之。先自京師而訪。豺狼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則不如不出使。出使煩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猶烹小鱗而數撓之耳。

子昂又上論牧宰疏略曰。臣竊見吏部選人。補

一縣令如補一縣尉耳。但以資次考第從宦遊。歷卽補之。不論賢良德行能以化人而拔擢見用者。縱吏部侍郎時有不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人已翬然相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而有驚恠也。天下凌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爲天子之令遣如此也。

武后時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蘇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

恒申救

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鬼神馮怒。陰  
陽紛舛。陛下始革命。勤秉政。樞博遠謀。齟天下  
以爲明。主暮年厭怠。讒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爲暗。君邪正糅進。獄訟  
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也。竊以  
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害  
若讐。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暮。  
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  
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

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况賊  
虜方疆。賦歛重困。而自縱讒慝。搖變遐邇。臣恐  
四夷低目。窺覘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清君側。  
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  
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  
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舊還位。  
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  
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爲社  
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

望承慶謹勿  
以百揆萬機  
界小人

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

明堂災沂州刺史韋承慶上疏諫曰以文明垂  
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大抵皆惡逆不  
道夫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艘若亟毀工  
敗則是架朽木乘膠船也臣謂陛下求賢之意  
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大任夫以  
堯舉舜猶歷試諸難况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  
百揆萬機界小人哉書聞不報

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獲嘉王簿

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獲嘉王簿

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獲嘉王簿

狄仁傑薦張  
惠之河為宰相

上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

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

曰臣嘗薦張柬之未之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

韋嗣立自誌  
為沂州刺史

韋嗣立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且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機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沂州刺史。



主忠請愛  
賢賞官無

中宗神龍中蕭至忠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  
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  
所以陵遲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爲  
飾上下相蒙苟得爲是夫官爵布也恩倖升  
惠也王者止可以金帛富之以食之以存私  
澤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義不行而勞人解  
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廢日削卒見凋弊今列  
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降不賞之澤近戚有無

涯之請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  
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  
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並  
宰才藝。而更相諉託。詩云。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朝朝無遜。不以其長。此言  
王政不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弟。列試榮班。徒長  
其佩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  
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  
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

韋嗣立論用人治亂所係

非直抑彊宗亦以擇賢才爾請曰宰相及諸  
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  
納

韋嗣立爲兵部尚書論職官多濫上疏曰古者  
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  
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  
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今  
之取人有異此道未甚試効卽頓遷擢補授無  
限員缺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

奏議

卷一百三十一

十五

唐玄宗不問  
姚崇除吏

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

玄宗時。姚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卽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

九齡請重  
令之選變  
部之法

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上封事曰。陛下  
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  
於太平。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思之。  
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  
應甚速。昔者東海枉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  
明。疋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冤。况今六合  
之間。元元之眾。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  
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

奏議

卷百二十一

七

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時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入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已

不○固○不○可○勝○言○蓋○昨○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優○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

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  
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  
技癢而求入陛下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  
故臣愚以爲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  
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  
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爲侍郎列卿  
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郎  
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爲出  
入亦不得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



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羣小不逮。亦用息心。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辯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吏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

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謂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旣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知人之難。雖自古所謹。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公

五人若有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如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卽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

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之○數○縱○有○不  
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誼○謹  
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  
之○空○虛○豈○多○士○若○斯○盡○淪○濫○至○此○而○欲○仍○舊○致  
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  
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  
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又○天○下  
雖○廣○朝○臣○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  
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

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缺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趨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

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于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不可不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徵矣。

賀蘭進明論  
房瑄不堪為

李相

肅宗至德元年。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房瑄以為御史大夫。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恠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專

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瑄

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  
玉衍之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  
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節制。仍  
置陛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分  
統大權。其意以爲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  
富貴。此豈忠臣所爲乎。上由是疎之。

常袞請試李  
泌爲刺史

代宗大歷十四年。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  
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請  
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奏議

卷三百三十一

初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  
 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甄  
 別賢愚同滯崔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  
 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  
 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  
 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主未之識何  
 以請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德宗興元元年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

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

蕭復請以韋  
 臺代陳少游



賈耽請自朝  
廷除節度使

許孟容封還  
齊總衢州刺  
吏詔書

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募府下僚獨建  
忠義。請以臯代少游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  
之。

貞元十六年。義成節度使盧羣卒。賈耽曰。凡就  
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  
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  
十八年。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齊總  
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擢為衢州刺史。給事  
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

趙憬獻審官  
六議

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有○可○錄○願○明○書○勞○課○  
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獎○之○  
德○宗○時○門○下○侍○郎○趙○憬○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  
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  
能○者○任○之○責○材○之○備○爲○不○可○得○二○議○庶○官○曰○臣○  
嘗○謂○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  
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  
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  
闕○多○閑○官○員○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

拔少優容衆也。宜補闕員以育人材。四議考  
日。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權以不次善立  
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爵  
或秩。其餘進退宜未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  
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卽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  
五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徧知也。則訪  
之庶僚。又不徧知也。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譽  
之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  
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

陸贄請遣袁

高等赴行在

論蕭復不當

出外代孟暉

為福建觀察

使

論劉士寧見

逐李萬榮不

當總軍

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

無俾久滯。帝皆然之。

翰林學士陸贄薦袁高等狀

贄又答論蕭復狀奏

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議汴州逐

劉士寧事狀。奏略曰。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

盈。聖情愛人。久為含忍。親離眾叛。自取奔亡。

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

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

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  
衆情萬榮。摠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  
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  
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  
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  
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  
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  
圖之。則冀免有差失。

贊又論朝官缺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奏略

論用人之弊  
七慮未去三

曰。聖人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旣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儁。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然則興王之良佐。皆在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

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

精大過三也。嫉惡大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  
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  
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  
苟不得其道。則王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各  
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  
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  
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  
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  
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頃者命官。頗



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  
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  
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  
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  
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  
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  
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  
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  
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

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遠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

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  
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  
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  
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  
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僿。故書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  
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  
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缺官。須補。或緣  
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

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  
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  
於獨見罔詢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  
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  
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額連城  
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  
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也尚  
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  
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額而不珍髦彥不以

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鈞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青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

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旣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

和言。小人先言。孔子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  
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  
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  
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  
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  
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  
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賢  
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  
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於

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則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夫惟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志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於



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  
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  
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  
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  
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  
自舉得真人。任得其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  
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  
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及  
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

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

夕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青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則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卽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卽入爲九卿。從九卿。卽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又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

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卽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墮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

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若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蠢愚。實有言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

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又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難哉。

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旣以

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



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旣久。寧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

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

論支計之司

不當舍杜佑

盧以季衡李

業而角裴延

齡

贊又論除裴延齡度支使狀奏略曰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

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好  
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偽無耻。豈獨有識  
深鄙。兼為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  
要重。必斲大猷。

論齊暎齊抗  
不妨同任方  
面

贊又論齊暎齊抗官狀奏曰。右希顏奉宣進止。  
卿等所進齊暎替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  
暎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  
量者。齊暎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  
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

李臯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為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暎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暎禮部。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

柳渾不賀德  
示親擇令長

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渾獨

白居易論王  
鏐割剝生人  
管求宰相

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  
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  
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憲宗元和三年翰林學士白居易論王鏐欲除  
官事宜狀奏曰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內外之議  
早已紛然今王鏐若除則如王鏐之輩皆生冀  
望之心矣臣又聞王鏐在鎮日不恤凋殘唯務  
差稅淮南百姓日夜無慘五年誅求百計侵削  
錢物既足部領入朝號爲羨餘親自進奉凡有

論元稹左降  
有二不

耳者無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鶚進奉而與宰相也。

居易又奏論元稹左降狀曰：元稹左降，昨李絳、崔羣等再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自授御史以來，舉奏不避權勢。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事，先以元稹爲戒，其不可者一也。

昨者元積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詞。然外議誼誼皆以爲元積與中使劉士元爭廳。自此得罪。况聞劉士元踏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以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其不可者二也。元積自去年已來。舉奏嚴厲。在東川日。枉法收沒平人資產八十餘家。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神

樞及家口入驛。裴玢違勅旨徵百姓草。韓臯使

軍將封杖打殺縣令。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

官。今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報怨。德宗

時崔善貞密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

錡遂掘坑縱火燒殺崔善貞。未數年李錡果反。

至今天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

人敢言其不可者三也。

居易又論太原事三件。

居易又論嚴綬狀。

論太原三事

一嚴綬與輔

光和交結宜

防慮二貞亮

赴本道宜約

東三范希朝

有威名宜又

任

論嚴綬不當

代趙宗儒為

江陵節度使



陽為金吾大

將軍

杜黃裳論王

者之道在修

已任賢

居易又論孟元陽狀

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杜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  
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已任賢而已操執綱領  
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  
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  
帝欲接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晏聽政衛  
士傳食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  
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已

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  
列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  
言忠嘉納之

皇甫鏞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戶部侍

郎崔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  
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  
任玄宗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  
齡則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  
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

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也。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

論翰林舉動

上命學小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

李絳  
之終論用人  
當驗之以言  
較之以實  
於眾任之  
以權

帝嘗御浴在甘廊。召學士李絳對。上從容言曰。朕觀前王任賢才以理。今日無賢才可任。何也。絳對曰。聖王理當代之人。祇選當時之賢。極其

才分便可致理。豈借賢於異代。以理今日之人。  
近代北齊。任楊遵彥則理。用高阿那肱則亂。隋  
代任高潁則理。用楊素則亂。國家任房玄齡杜  
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則理。用李義甫。許敬  
宗。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事狀橫於目前。理亂存  
於史策。天致賢之路。歷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  
至尊輕待臣下。小以己能蓋於凡器。折節下士。  
卑躬禮賢。天下賢能之人出矣。上曰。何以知其  
必賢而任之乎。對曰。堯舜亦以知人爲難。然以

事小驗之必十得七八任官清廉官事堅正

諍無希望。獻納無愉悅。言必及遠。人行不之財。

利。如此則可謂近於賢矣。若言必道諛。動陽各。

利。攻人之短。不揚人之美。求己之善。不量己之。

分。觀望逢迎。為王招怨。為身圖利。斯可謂之小。

人也。驗之以行事。參之輿議。然後用之。委用以。

後。名聲相副。則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代。

天下之績。久而化成。然後聖君垂拱而治矣。上。

曰。卿言得之盡於此矣。古人言官不必備。其

義

論用賢無親  
疎

奏

卷一百三十一

四十一

帝於延英殿謂宰臣曰。古人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卿各有親故。則必有冗食者。卿當與朕惜官。以弘公道。吉甫奏曰。臣每用一官。訪於公議。親故不敢援引。權德輿曰。臣寡親故。亦不敢進用。絳曰。至公之道。實無親疎。惟觀其人才與職位相當。若拱無避情故之嫌。使聖明闕多士之美。是依違容悅之臣。非至公委任之道也。若才位實乖。情故可驗。臣豈敢逃責。以妨賢路上。曰。卿所言至公。不論多少。祇在至當爾。

直  
柳公綽強

私  
言同昭無可

御史中丞柳公綽與宰臣不協爲所陰中帝對絳忽云柳公綽逐突臺中公事不理我與一遠郡刺史以勵後人何如絳遂奏曰自柳公綽爲中丞公議皆云稱職性素強直不依附於人衆傳掌權之人有忌者輒欲去之望聖意審詳上大悅曰誠如此且任之如有闕敗去之何晚元和七年以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突承瓘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瓘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

表慶諫用皇  
前鈔程異同  
平章事

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  
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  
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  
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  
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  
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  
善遂趣義方之官  
十三年以皇甫鏐程異同平章事裴慶崔羣極  
諫其不可上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



乃上疏曰。鑄異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

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况鑄在度支。專以豐取

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

裁損江西糧料。幾至潰亂。程異雖人品庸下。然

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臣若不退天下

謂臣無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

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

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

疾。計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

請辨邪正

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上謂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辯其所為，邪正耳。

韓愈論孔戣  
言德者成不  
年七千致仕

憲宗時韓愈論孔戣致仕狀奏



愈又舉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藉乞授

子監博士

愈為兵部侍郎舉韋顛自代狀

愈為京兆尹舉馬摠自代狀

穆宗長慶二年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諫官

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

地上乃命度入朝

六年或告泗州刺史薛謩有異馬不以獻事下

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

盧坦諫遣劉泰昕按壽春

諫官共言裴度不宜置散

舉馬摠

舉韋顛

按其事判度支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昕還

韋處厚請用裴瓌

敬宗即位王廷湊屠元翼之家帝羞恹歎宰相非其人使兇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廊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

路隋論李德裕非圖不軌

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  
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廣  
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

寶曆九年王璠等奏李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渾  
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如此果  
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  
以隋代之不德面辭而去

論宰相不  
裴度支

文宗太和三年路隋平章事言於上曰宰相任  
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

鑄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慶  
辭度支。上許之。

楊嗣復論能  
吏當列清流  
與韋溫奏異

四年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職  
方員外郎韋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  
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復  
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交能者比且不得清流  
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  
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今狐綯論金

宣宗召翰林學士令狐綯與論人曰

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細摛詁  
曰至治未嘗在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  
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  
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  
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龔彭  
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

商隱代王  
茂先奏舉韓  
琦張瑄裴  
瓚  
裴頤

河陽判官李商隱爲節度使王茂先奏舉韓琦  
等四人充判官狀韓琦早中殊科素推雅度弦  
柔以直濟伏而清頃在憲牽且丁家難當喪而

奏議

卷一百一十一

四十五

齒未嘗見。既祥而琴不成聲。逮此變除。未蒙校擢。臣頃居鎮守。琮已列宿僚。謀之既臧。剛亦不吐。願稽中選。榮借外藩。請充臣節度判官。段瓌言思無邪。學就有道。屢爲從事。嘗佐正人。加其富有文辭。精於草隸。雋而且檢。通而不流。請充臣節度掌書記。裴遠魯國名儒。邕鄉有族。松寒更翠。馬老不挑。臣昔忝鑿門。辟爲記室。屬辭而夙構無異。論兵而故校多歸。委以前籌。見其餘地。請充臣觀察支使。夏侯曠藏器於身。爲仁由



狐楚奏舉  
杜勝趙哲李  
虛涇

邊光範請選  
能吏以蘇民

已齊莊難犯勁挺不搖臣任切拊循務繁務  
思留仙尉以重賓階請充臣節度巡官以臣四  
朝受任三鎮叨榮慕碣石之築宮廣延儒雅効  
西河之擁篲樂得賢才韓琮等並無因依不由  
請託久諳才地堪列幕庭伏希殊私盡允誠請  
天平節度使令狐楚奏舉杜勝充團練判官起  
哲充觀察判官李潘充觀察支使盧涇充都團  
練巡守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太府少卿邊光範上書曰

奏議

卷一百三十一

四十六

臣聞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  
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尤  
須得人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  
微立軍功或但循官序寔恐撫民無術御史無  
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賜鮮矣望選能吏以蘇  
民瘼用致升平奏入留中不出

蘇貞固請定  
舉省賞罰

三年詔百僚各上封事。中書舍人竇貞固疏曰  
臣聞舉善為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敷澤豈有  
隱淪昭代用材政理固無紊亂求賢若渴從諫

如流、鄭所以舉子皮、魯所以譏文仲爲國之  
進賢是先、陛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  
僚、令各司議定一人、有何能識、堪何職官、朝廷  
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果爲當才、所奏之官、望  
加獎賞。如乖其舉、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殿  
罰。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  
善。十日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敢陳狂狷。  
書奏、帝深嘉之、命所司著爲令典。

後周世宗好拔奇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

張昭請存舊  
法用人

事者多不次進用。兵部尚書張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權用為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為鑒，戒世宗善之。

高人諫親決  
庶事

周世宗顯德元年，以違眾議破北漢兵，自是致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

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不從。

張司論李濤  
與宰相書

六年，世宗嘗問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

世宗愕然曰。濤輕簿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